我的见证

徐沙

我是徐沙，1952年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普通家庭。我的爷爷是清末年代的一个医生和私塾老师，英年早逝。为了生计，我的父亲童年9岁时就去拜师作木工学徒，离乡背井漂泊于江湖。我的母亲是浙江一个渔村贫苦人家的女儿，小时候随小渔船经杭州湾捕鱼到上海，经人介绍和我爸爸组成了家庭。一生的颠簸，一生的苦劳，使他们具有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心地善良、知恩图报的品格，也使他们具有着强烈的宿命论的观点，拜天拜地拜上苍，虔诚而恭敬。我的上一辈的观念、性格也深深影响着我，我的初期的人生观、世界观，基本上是复制了上一代的观念，只不过我的命运比他们要好，学到的文化知识更多，我们这一代知道了宿命论的局限性，知道了人的命运的可控性，知道了人应该顺天而动顺时而动的道理。我把这一阶段我的认知称为原始阶段。平心而论，这一阶段，我的吃苦耐劳、诚实敦厚、敬畏天地、助人为乐以及“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朴素传统的认知带动着我的人格全面完善，也带动着我的事业不断上升，我成了一个热烈拥抱社会，社会也张臂欢迎我的幸运儿。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生不逢时，我小时候最大的记忆是饿，有三年自然灾害饿昏过去的经历。其次是穷，落后，人朝黄土背靠天，没有机械化，我12岁就挑90斤的重量，17岁挑120斤走4里路去交公粮。在农村干活我经历过九死一生，和我同村同组劳动的4个小青年都没有逃过灾难，年纪轻轻被天灾人祸分别夺去了生命。我的命运垂怜我，厚待我，我不但没有被天灾人祸所击倒，反而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坦途。先是被选为县里的“土记者”，给我打下了采访、写稿、了解社会的基础，我的文章经常在广播里播出，朋友也越来越多。其次我幸运地在2000多名写作高手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编剧班的21名学生之一。再其次是我幸运地被分配到了浙江省京剧团，成为一名职业编剧。这一路走来，我在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重点磨炼了自己的性格，初步形成了努力上进、不甘人后的人生观，遗憾的是我那时还没有神的概念，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有基督教这一说。但回过头来想想，那也是神对我的一种预备，让我在幼年起就经历各种磨炼和困难，以考验我的素养和本质，为今天的信主打下基础。

我的第二阶段，是观念的积累和反思阶段。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以新鲜的目光看待世界，不断吸收新的养料。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在不断的刷新和更正。这期间我在事业有成的同时，也遇到很多精神层面的苦恼，我写过民族英雄，平民英雄的剧本，却发现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直绕不过人治而且是极其落后经常违天理逆潮流的人治的怪圈。我也写过清官和有良知的父母官的题材，却发现我们庞大的官僚体系，在掌握和消耗掉劳动人民创造的国家巨额财富的同时，越来越缺少自律和敬畏，为所欲为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我还曾经前后写过100多集反映百姓生活的电视专题片在浙江电视台播出，从中看到了不少的人间悲剧，在彰显种种制度缺陷的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无论哪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约束，没有一种敬仰，没有一种敬畏，到底可以堕落到什么程度！2008年起，我参加了一个浙江省举办的全国运动会组委会，我担任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负责人，由将近1万人参加我们的开闭幕式，所以我天天忙碌不堪，在极尽繁华的背后，我看到了追求形式主义，人为制造浮华盛世的种种弊端。我由此不断地在追问，试图解开我以及其他许多有识之士共同面临的这一系列迷局，可惜我当时还没有认识神、耶稣和圣经，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我只知道在科学、民主、自由、选举制、议会制等等这些表象上找答案，一度非常赞同普世价值，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但我在推论的过程中，发现虽然这些西方式的理念在现时代有先进的一面，有不可替代的引领性，但这些理念本身还具有很多不可操作性和人为因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打开新的思路，找到另外一种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

2016年，机缘凑巧，我和我妻子移民来到了美国，客观上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门，我在主动和被动接受美国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在每天接受着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美国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这对于我的信仰的最终形成，我的终极目标的最终确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称之为我的第三阶段——从启蒙到形成阶段。是的，你没有看错，是启蒙，这是因为我在基督教的认知上一直是一张白纸，我的经历，我的社交圈子，我的兴趣点，以前还来不及进入基督的世界，既没有这方面的基础，也没有欣然接受的思想准备。我是从知道圣经、知道基督教的第一步开始接受启蒙的。那是2016年的秋天，我们带着一种新鲜感生平第一次进入教堂，仅仅半天的主日活动，就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我们聆听了陈可燕牧师、承国、凯蒂牧师、彭牧师等的讲道，牧师们深入浅出的演讲，亲切和蔼的态度，认真严谨的学风，让我们如沐春风，得益非浅。而主日会上，那种庄严和神圣，那种热烈和静好，主日会下，兄弟姐妹们久别重逢式的亲热，真诚的礼待，让我们有一种宾至如归如见亲人的感觉。学习使我对基督教有了粗浅的了解，我的第一个转变是，我从心里肯定了基督教存在的积极意义，肯定了这一教派与众不同的积极意义。但我得承认，我对圣经的学习还有很多的盲点，关于罪与非罪，关于善恶报应，关于世界乃至宇宙的形成，关于末日理论等等，我都仅仅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有些是不明确，有些是不理解，有些是不接受，由于这些一知半解的问题的存在，我一度把圣经的学习置放在文化这个角度，觉得圣经本身的文化、历史、考古、地理、人文等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就足以让自己穷其一生的精力。但就是在我以纯文化的角度看待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圣经中的教化、隐喻、醒世、警惩的成分在潜移默化着阅读它的每一个读者，我无法绕过对圣经本身的情感因素和主观色彩，于是我再一次同步进行主日学习，对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促成了我的第二个思想转变：那就是承认基督教教义教规的合理性和圣经严密的逻辑性。尽管圣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尽管它描述的地理风貌、人文世故、社会架构起了变化，甚至它的文字表达，语言形态都有了改变，但是它所构建的社会框架，价值体系，以及未来世界的憧憬蓝图，已经具有了永恒的经典的特质，是坚不可摧、不容置疑的。我这个年纪，已经走人晚年，人过四十而不惑，过了六十，外部世界的困惑不再是我们的难点，只有自己心里的疑惑才是不可承受之重。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我有了自己的第三个转变，那就是下决心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基督教教徒，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一起，继续学习，提高修炼，在学习中进步，一直到符合基督教的要求。

我知道，我的这一个决定，对我，对家庭，意义重大，它也许会重新组合我的生活，它也必然会给我带来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将终我一生。但我相信，这是值得的，荣幸的。让我在成为一名基督教会员之际，为尊敬的陈牧师和兄弟姐妹们献上我深深的感谢！没有你们的引领，我无法找到自己的方向。希望在以后我的教会之路上，有你们温暖的牵手。我也把诗篇最熟悉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和共勉：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侯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